WANG WENCHENG GONG QUAN JI: 3 : JUAN ER

Digitized by Google

80025 75540

Digitized by Google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門人徐愛手述 愛字曰仁文成女弟夫也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卒年三十一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

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

關云讀
此知王
學本無
要

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胸中所謂頭腦）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

來的條件都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陶云所謂頭腦）
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
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陶云如此從孝）
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
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
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

温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温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温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

陶云吾說已明但師宗所疑如此淸氣不雜

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
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
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
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
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
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
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

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

陶云舊說橫在胸中而不求此事下心也

陶云不見舊說只見此事當如此也

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

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郤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

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工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

Digitized by Google

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

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則是盡性性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殀壽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

Digitized by Google

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隱隱見得工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

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Digitized by Google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卽是惟精

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爲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

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

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詩書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進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

滅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

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有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

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

陶云引據的確

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霸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

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說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霸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於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皇之世其事闊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彩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

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皇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霸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

迹以宗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例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删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

淘云然則七子賦詩皆未删之本也

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

喜傳於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陽明先生傳習錄

門人陸澄手述 字清伯又字原靜浙江歸安人

先生曰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陶云十字說盡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馳

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

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

附云王守仁語

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

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陶云愈見知行不可不合一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

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爾云剖得開斷得然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

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附云謂明德親民學之理即仕之理也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晳說來却是耍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

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陶云眞是落筌）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工夫）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

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的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

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

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陶云謹獨只在不分動靜念念去人欲以存天理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Digitized by Google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陶云看先生說到此處何等抖擻精神稍此兵肯破心中賊已得算矣）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陶云嗚呼此心到做鬼時此根仍在也）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

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思是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歉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

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瞶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瞶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

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纔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象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

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畧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眞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

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
於世界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
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
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
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畧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
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
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
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Digitized by Google

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
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
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
熟處　陶云人欲盡淨完我一萬物皆備之眞我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
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
良工心獨苦　陶云說詳一卷

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陶云自揣純是著些意其意皆私也氣也）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陶云不着點意覓得來否）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冬用管以候氣

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書守此說或恐廢學之病然照新書用心

眞見逐末可以耽悞一生如天文歷法皆然陶評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麤先生曰道無精麤人之所見有精麤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

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眞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

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陶云知行合一之妙）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耳（陶云此條是王學宗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

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偏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辯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

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

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邦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陶云甚服)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

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是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

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陶云如此周匝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

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
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
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只
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
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
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
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
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
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

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没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

眞見顔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陶云亦是云者蓋先生本意謂心之發爲意意之本體爲知意之所着爲物也方與大學之序合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何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

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卽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

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
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原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陸云如此徽）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
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
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
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Digitized by Google

Digitized by Google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

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為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見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門人薛侃手述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為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

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陶云非工夫）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陶云非工夫）二友惘然（陶云不見）請問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眞切這箇心眞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切實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光景亦不可少效驗眞無上妙諦）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先時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

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

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淸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

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煉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

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蚤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蚤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

如謂向來定本之悞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卽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

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氏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似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

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
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
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
在物亦然本無內外本無彼此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
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
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
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
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

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何妨得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陶云此）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云何乃隨出非本心善一惡意）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

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眞切耳

陶云痛着我心中癢處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

病發來日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 陶云如此切至但說莫務名則要他何所務乎
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 三代上士患好名而此乃親切的當常下可以反求其心
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
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 云更進一籌而常解亦作中
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
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中
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煅鍊喻

聞云其意旨不輩論古人重要人自全其天理事

聞云今日後人尚有以此言嘗

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訓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

議作何不再玩

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卽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

Digitized by Google

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陶云本註亦是如此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

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陶云平心靜想定在精至切實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陶云能一容舊解頌白文將此語深味何等定志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陶云如此看貫此章極其易解又人人可以下手如舊說則一貫與忠恕總多扭捏況加而已矣三字及自然勉然天道人道之異乎

貢誠甫問女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

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陶云此訓拋空吾與女三字也

顏子所以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根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充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

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工某人在識見上用工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

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工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止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

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竪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如何先生曰大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

Digitized by Google

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

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則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

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聵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時也此是慎獨工夫若要無念除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功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陸云謂心之本体本無私也）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

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

陶云所謂心其已不歸耶歟

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

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己這箇眞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眞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眞己便須常常保守

着這箇眞己的本體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纔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

若此眞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行汝辨箇眞要求（附云如未知生焉知死之答不皆已答盡無餘了）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纔是眞知卽是行矣（附云從行而後知有此對而）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似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

[illegible]天卽[illegible]後天人兩路[illegible]脉

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是亦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陶云此亦天然合拍

黄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子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濶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

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於外面末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陶云此解眞不可易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

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郎工夫始有下落郎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郎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郎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如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

Digitized by Google

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原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般令說這篇而節做了那事祖向誠字未究溫□定
那有自是好公之語先生屢貴之一日嘗責力已又自味
日來工夫請正源從何門扎方是學者原書時來語先生曰
頤病又發憑自變常壞做有何神先生日頤指又發何處之
日此是亦一生大病根需如力又地內稱此一大病由若之
微十厭之力只溺養在這裏入根問傍微要揀些病痛上面
破此相棄遮蓋了而被此胸根總然如何坐長得成夜川伏
去此胸臟樣沙稍力可稱快罪過不然任汝耕耘雖只是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門人錢德洪集

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附云

云初似要鼎以前又循理岳善動氣是惡二詳細想覺不用再加仁語益猶便動氣息亦沙知其筆非也

純粹精也

問近來工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要懸空（陶云所謂懸空着想也）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眞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眞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

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
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
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眾人
皆有之況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
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為盜
陶云即人心本是天淵之意
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
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
陶云所以多欽
見不及此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裡一覺都

自消融眞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已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毁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

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著

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附云如此看主腦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

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墻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墻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

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不知能問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氷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 陶云總是在此處体認一貫 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 陶云又如一念之動一也而理欲別焉

問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簡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陶云合二事看乃見不偏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

兩公將字便見着相處

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太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得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鬬其爲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

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附云不須着箇善念耳其戒謹恐懼之不可息則前條已示）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附云何嘗不讀書耶）

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遊藝却如無狀陶云有主腦如此 陶云此言務博之弊
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
在何處 陶云如此說道德仁藝方成一片方是合爲一事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

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

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致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工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陶云看行字如）得已是落第二義了（此隨處體認眞由其心中本只要一行字也）只要明得自家本體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丟

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只記得終日必死意則死字不能奪吾天理二字矣此是淂徹眞眼光陶評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

陽云其明也直其利也關此良知之晝也故任夜則自然專日念也

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卽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旣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卽是妄想魘寐曰睡時

開宗三家極虛此先生所謂只爭毫釐處也

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可見世人之夢都是不該有的

陶評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横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陶云下無心外之物意唯此條說得體極又須知唯聖人之心極誠無妄者方當得天地萬物之主以衆人之心比聖心又聖心爲衆而衆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

陶云與人分作二体

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

陶云看作一体如吾心之知便是耳目之知不必耳目另有知也質相家語如耳目手足若無心以主之自失其聽

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

明運動之職反爲役身之具豈可以爲耳目手足 陶云

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體

無因天時與地利之人則天地之功用否塞而清寧覆育

必有主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

之化不能分

陶云此語又須通看

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

砒鴆彩梟與人中蟊賊則又吾一体中血脈偶有不仁者

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

處重則如癰疽輕則如疥癬雖爲人害不得謂非一体也

通耳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

Digitized by Google

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道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理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謂之信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陶云貫串至於如此）（可見孔顏樂字卽在安此疏水簞瓢亦可見其充滿陶評）

鄉人有父子訟獄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

Digitized by Google

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門人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

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 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原頭上說

若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

薛尙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以來

天下謗議益眾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眾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為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眾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

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汝中之見是接利根人的

Digitized by Google

德洪之見是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

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

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

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Digitized by Google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陶云會得此意時雖終日勞攘心体亦無一點留滯不會時雖致虛守寂亦多了致守二字爲留滯）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先生曰舜不過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格不過象則處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過流言憂懼則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故凡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正吾聖門致知格物之學正不宜輕易放過失此好光陰也知此則夷狄患難將無入不自得矣

問據人心所知多有誤欲作理認賊作子處何處乃見良知先生曰爾以爲何如曰心所安處纔是良知曰固是但要省察恐有非所安而安者

易則易知只是一箇天理便自易知如今一箇天理底心則你也是此心你便知得人人是此心人人便知得如何不易知若是箇私欲的心則我是一般你是一般人人又是一般一箇是一箇的心人如何知得

先生曰朋友相處常見自家不是方能默化得人之不是若只覺自家爲是便懷輕忽之心漫然不知病痛之漸長害不

可言善者固吾師不善者亦吾師且如見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見人好高吾便自省亦好高否這便是相觀而善處處得益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塲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郤多少辭說今幸點出此意直是直截學者聞之亦省郤多少求索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頭腦至此已見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實去用力耳

問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為首務先生不以為然何也且士之貧豈可坐守不經營耶先生曰但言學者治生上儘有工夫

做則可若以爲此即是首務使學者汲汲營利斷不可也且天下首務孰有急於講學耶然治生亦是講學中事但不可以治生爲首務徒啟營利之心果能於此處調停得此心體無累終日做買賣不害爲聖爲賢何妨於學學何貳於治生

予謂許氏說亦大予富貴貧賤取舍之說爲仁當先於此下手意但未聞耳陶評

先生曰凡看書培養自家心體他說得不好處我這裏用得着俱是益只要此志眞切

從目所視姸醜自別不作一念謂之明從耳所聽淸濁自別不作一念謂之聰從心所思是非自別不作一念謂之睿

嘗聞先生曰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中土亡命之流與論知行之說更無扞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扞格不入學問最怕有意見的人只患聞見不多良知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如不曾讀書的人更容易與他說得

先生用功到人情事變極難處時見其愈覺精神向在洪都處張許之變嘗見一書與鄒謙之云自別省城即不得復有相講如處中者雖自己柁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

陶云此當愈着精神即是不動心處

先生曰良知猶主人翁私欲猶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痾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齊矣若主人翁服藥治病漸漸痊可畧知檢束奴婢亦自漸聽指揮及沉病脫體起來擺布誰敢有不受約束者哉良知昏迷衆欲亂行良知精明衆欲消化亦猶是也

陽明先生傳習錄

語錄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

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工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工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工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工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

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工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

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

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止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 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

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
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
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
日俱有省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眞是箇千古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

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工夫陶云病時工夫理當謹疾其死生則聽之命常快活又作意了此二字非先生言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眾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眾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學問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便是道不可以

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
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
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
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
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
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
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

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

要常常懷箇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慝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

陶云此

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爾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辨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

陶云愚意未見此花之時人心中自知天下有無限的花不論深山幽谷也纔見此花之時人心中自知其爲花由開花

（自是天地之理吾心中間此理故花總不在心外）

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南云此方是花不在心外正申上意終篇也）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元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

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

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漸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

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變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

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眞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爾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爾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荅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

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此後黄以方錄

黄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

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

放釋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

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

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碍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晦云前心外無花之問當如此剖爲宜將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閑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

爲累哉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爾只在感應之機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爾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麽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麽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

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

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得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

扞格惟稍遲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淸亦似無害先生曰
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著工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
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工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工夫斷了便
蔽其知旣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眞是難
鏖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
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問讀書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竊聞窮通
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徒苦欲屏
棄之又制于親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于親者多矣其實只

是無志志立得時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以方問近來妄念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工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以方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

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
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
自消融眞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
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
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元解妙覺動人
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靜處體悟也好事
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便是學問頭腦我

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

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

人有過多于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于文過今人于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

以收攝不住

薛尙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于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濶畧事情而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知之而曰何爲踽踽凉凉生

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然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于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乃狷者乎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

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黄岡郭善甫挈其徒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饘不答所問第曰攝良吉者再指所饘盂語曰此盂中下乃能盛此饘此案下乃能載此盂此樓下乃能載此案

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

一日市中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哼哼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旣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含諸口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

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卽是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

先生初登第時上邊務八事世艷稱之晚年有以爲問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事有許多抗厲氣此氣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濟或又問平寧藩先生曰當時只合如此做但覺來尙有揮霍意使今日處之更別也

先生之學因議論與朱子有異遂開人疑信之端愚以爲實無異同也二先生之言雖殊衛道覺世之心則一此非愚之敢以私意窺二賢而謬爲調停之說也請還質之二先生之

言文成之言曰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
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未嘗有異夫孟子之好
辯專爲正人心文成與晦庵之心旣同矣又焉用辯是知先
生非辯晦庵也辯懼學晦庵而失其眞者也晦庵之言曰吾
之學非不求之內而求之外蓋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
靈而端莊靜一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學問
思辯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無內外精麁之擇
也必以爲淺近而欲藏形匿影別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
論使學者莽然措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則佛氏之詖淫邪遁

Digitized by Google

耳是言也晦庵之預爲後學慮之何深且遠哉因二先生之言而推求其故晦庵當五季之後虛無寂滅之教盈於天下患在不知窮理也故宗程氏之學揭主敬窮理之教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晦庵之後辭章訓詁之習没溺人心患在徒事見聞也故明陸氏之學揭知行合一之旨使人知所返本二先生以衛道之苦心不得已而爲補偏救敝之微權非文成知内而不知外也晦庵知外而不知内也尙安得有異同哉夫道一而已矣自内觀之而不睹不聞涵天地萬物之理自外觀之而倫物事變一根於身心性命之微所謂性之德

也合內外之道也君子亦惟學問思辯篤行以盡吾之性焉二先生皆我師也異同可弗問也學者不得其心之同而徒執其言之異嘵嘵聚訟將二先生必有戚然於廊廡者矣愚腤洨不足以知二先生敢質之同志

邦曜識

大學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

Digitized by Google

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以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

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

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乃是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乃是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

Digitized by Google

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
非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
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
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
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
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
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
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
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

Digitized by Google

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

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

Digitized by Google

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安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

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
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
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
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
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
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
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
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
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

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

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

Google

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髣髴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

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

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大學除却格物二字更無下手處必實體之乃見蓋自天開地闢上天下地皆物也卽求道之身亦物也共此無妄之理卽所謂道之大原也如上下高深同歸闃寂又何從問道若要尋到天地之先便是老莊虛無學問是物正此道之顯然可見者大易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者是

也舍器更無所謂道是物卽吾之性也命也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人只是知誘物化不能反身而誠又不能強恕而行止認軀殼爲身認外物爲物物與我始判然爲兩究竟此身止成萬物中之一物又安能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盡大學之道故道要諸誠意而工夫盡之致知格物所謂格者不從物上求也要在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以求明此善善卽誠也物之所以爲物者也明善卽是知止知止卽是能得如此領會萬物皆歸於舍矣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君子誠之爲貴自然成已成物舉而措之

無不宜之也格物原是一了百當工夫故朱子訓格曰至極當凡屬遙想憶說卽擬議甚高不得云至所謂至者猶云身造其境原兼知行該動靜而言卽先生所舉大易知至至之謂也至其所至是盛德大業之本也此外更無精義入神之功也人惟認朱子至字淺了便謂逐一物格一物此是末學支離之習晦翁原無此解得先生一番闡明有以發朱子未盡之意

Digitized by Google

Digitized by Google